

## 神对你说

本周背诵经文

看哪，我将你  
铭刻在我掌上，你  
的墙垣常在我眼  
前。

——赛 49:16



第 35 期 2020.08.30 总第 864 期

基督教会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每周论坛



提醒你

### 在天国为大

在天国为大，意味着在贫穷、奴役和背负十字架中知足，因为我们的生命会愈发地与基督生命的十字架样式相符。在天国为大意味着愈来愈温柔，而不是更坚持己见。这也意味着学习哀恸，就近受苦的人，而不是如何逃避自己生命中以及他人生命中的痛苦。在天国为大意味着爱慕并追求和平，而我们往往觉得比起我行我素，追求和平的代价实在太高。有时，在天国为大意味着被身边的人迫害、遗弃和背叛，却发现上帝仍是我们的避难所。（伊恩·杜古德）

## 喜乐的流放者

侯士庭

### 基督徒生命的逆向辩证

真实的基督信仰应当是愈来愈抗衡文化的。我们可能必须放弃事业、某些朋友，甚至是我们的自由，才能忠于上帝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些信念。基督信仰中的逆向辩证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所追求的是那将要来临的天地。正因为与这世界对立，我们才算与天国同调共鸣。我们拥有另一个更美的家，一个更荣耀的归宿，也因此，我们是喜乐的流放者。

我们多半并不缺乏信仰的知识，而是欠缺属灵的决定，打从心底定意不计个人后果，将已知的真理实践出来。真理乃生死攸关之事——我们愿意为之生为之死。真理若不活出来，还能如何表达？难道真理像个虚无的概念，四处漂浮？诚如克尔凯郭尔所见，摊在众人眼前的基督信仰，有一大部分仅是“诗”（“真实”被转为“想象”）；但是，真正的基督教，却是将“可能之事”转为“真实”。这就是先知的角色——挑战、呼召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这就是基督徒人生是虚拟式人生的原因。我们若要进入基督徒人生的陈述式或是先知式的真实中，就必须让自己的感觉和渴望得着真正的改变，更确切地说，得着救赎。摩西的话常回荡在我耳际：“但愿耶和華的人民都是先知。”（民 11:29；新译本）

因此，逆向辩证并非只是叫我们互相辩论，而是上帝与我们辩论，如同约伯到最后不得不承认的。此外，逆向辩证不单是要明白信仰，也要在各种日常人

际关系的变化中，将信仰活出来。思索与生活、了解与行动、诗歌与预言、现世与永恒——这些不平静的张力，在显示出“成为基督徒”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单单表明个人信念与原则是不够的；倘若我们只是对信仰进行思考，对原则作出认知上的主张，便还是被关在诺斯替或笛卡尔的思想铁牢里。

诚如爱德华兹所理解的，真正对上帝的情感是恩典的情感，因为这是圣灵放在我们心中的。在爱德华兹所参与的宗教大复兴期间，太多情绪化的流露尽管不过是心理的宣泄，却也被归结为上帝的工作。同样，我们只能说，我们所持守的信念和原则，都是上帝借由他的真道和圣灵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能自己创造，我们天生也不愿意领受。事实上，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迥异之处，就在于我们无法假设真理就在心里，能随时借由言语揭露；而唯有上帝的圣灵将真理放在我们心中，我们才能将之表达出来。

同样，不是我们自称基督徒，上帝就会将这些信念与原则加给我们，而是随着他按每个人的名字呼召



我们，它们才会逐渐发展出来。这过程的代价是经历到孤独，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首先是独自一人。与上帝的关系起初并不会使我们与他联合，反倒会将我们分开。故此，我们愈“在基督里”，才愈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在基督里，我们个人的独特性被卷进上帝的爱的真实当中；基督徒唯有找到真实的自我，才得与众信徒一同呈现相交之美。我们愈有把握自己在基督里，就愈能果决地按真理行事。我们独特性和圣洁生命的长成，是相伴相随的。另一方面，我们愈不理解自己在基督里的独特身份，就愈会裹足不前、妥协让步、见识浅薄，也愈会接受大众流行的共识，以跟随大众为满足，去追随别人的做法，照着传统道德的规范行事。

### 成为喜乐的流放者是上帝的恩赐

基督徒发现自己逐渐被世俗人文主义边缘化了，但是出埃及的主题向来是上帝百姓的真实景况。“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来13:14）然而，尽管独特必会带来孤单，孤单却使我们腾出生命的空间给上帝。基督徒必对喜乐有着独特的经验，因为诚如诗人所说，在上帝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诗16:11）。这份从个人救恩而来的喜乐，是大众没有办法给予我们的财产与礼物。有时候，这份喜乐正如盲人牧师马德胜在圣诗《伟大的爱》中所写的，是“借由痛苦临到我的喜乐”；不是逆来顺受，而是灵魂的顺服和扩张；上帝的爱使我们的的心灵平静安稳，甚至苦难都无法动摇。只有当我们把与基督一同受苦视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才有可能经历这份喜乐。

真正的喜乐绝对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喜乐是一种与人分享的社会真实。如同耶稣在失钱、迷羊和浪子的比喻中所描述的，失而复得使人欢欣雀跃。喜乐所散发出的健康气息，能使他人雀跃。喜乐与快乐之间的不同，在于喜乐是透过经历上帝的爱而体会到的超然，而快乐比较像是对于有利的环境产生的内在反应。前者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后者则变幻无常。

但是，如同爱与生命一样，喜乐终极上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临在，无法以抽象的概念予以化约。伟大的神学家巴特指出：人生的起点奠基于一项事实：生命是在时间中的运动——在某些具体的想法、心愿、关系、义务与期待的引导之下，为了渺小或宏大、新近或长远的目标而不断努力的运动。喜乐是使这种运动在某一或某些时刻主观上而非客观上停下来的一种形式，意识到人在这种运动的完成中体会自己。

换言之，喜乐的的经验就像浪子回家，那是一种为了上帝的荣耀，实现我们被造与重新被造的目的。浪子在猪圈中，内心充满痛苦；在回家路上，因凝望父上帝的爱而喜乐。只要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实现人

生，就会感到喜乐；不论到了人生旅程的哪个阶段，我们都会停下脚步来享受这份喜乐，以便能重新得力，继续往前。喜乐的经验能判别我们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向着人生的最高目标前进。喜乐是对上帝的爱怀着期盼。倘若我们对上帝毫无盼望，就会封闭自己，拒绝喜乐涌入。

倘若我们不愿悔改，就会变得像守财奴一样，将喜乐赶出家门，自己守着生命的寒冬。我们唯有悔改——意识到爱的存在——才会掉转旅程的方向，进入生命的夏日。我们可以用款待的态度和亲切的举动，来创造喜乐的机会。正如电影《芭比的盛宴》所描写的那样，款待的善举是如此美好。我所认识的一位朋友，喜欢送瓷器给基督徒夫妇，她致力于在大城市中提倡款待的举动，犹如在黑暗之处点亮蜡烛。安息日也是庆祝从主所领受喜乐的一大机会。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包含许多节庆，而基督教群体也持续充满着过节的喜乐。喜乐的确是从上帝而来的真实社会经验；我们必须将它分享出去，实践关于它的格言：“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

真实的喜乐也会将公义表明出来。一旦丧失个人诚信，必会失去喜乐。牺牲良知而要获得喜乐，这根本办不到。终极而言，我们所庆贺的是对上帝的敬畏，以及他借话语向我们和邻舍表明的福祉安康。唯有上帝所喜悦的事，才会让我们体会真实的喜乐。此外，真实的喜乐也是效法基督，因为圣父早已宣告：“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3:22）圣父晓得圣子将透过承受苦难，使他得着完全的荣耀，而耶稣为门徒祷告时，亦是这么说的：“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约17:13）相较于我们絮絮叨叨的抱怨和不肯舍己，耶稣的祷告内容真是令人惊叹。我们确实需要德国敬虔主义者格哈特的圣诗来启发、责备我们：“我的心哪，你要向前！寻求喜乐！”而这份喜乐的根基，就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在耶稣的爱里跟随他。

故此，我们所期盼的喜乐是属于终末的永恒喜乐。我们在世上稍稍瞥见永恒的喜乐，从此便无法仅以现世为满足，因天堂才是我们的归宿。喜乐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新的自我奉献方式，使我们举目望向永恒，领受超越世俗事物的眼光，并且因着上帝的缘故而乐意接受苦难的操练。只要我们借着圣灵住在圣父和圣子的里面，就会使耶稣的祷告得着满足：“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15:11）你我虽然未曾见过耶稣基督，但是正如使徒彼得所言，因为我们信靠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前1:8）

（节选自作者著《喜乐的流放者》P15-21，刘如菁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 上接第④版

一些补充。

对于魔鬼和三一上帝在信徒生命中不断争战的属灵事实，清教徒牧者具有敏锐的意识。他们常常将信徒的生命比喻为一个战场，在他们看来，上帝在这个战场上所做的就是指挥、命令他的儿女服从他的命令，相信他的应许，并接受他的警告，而撒但所做的就是一刻不停地抵挡上帝的旨意，以期通过欺骗和迷惑让那些从自己手中被上帝夺回的人再一次堕入他罪恶的权势之下，从而让上帝的话语归于徒然。那些心灵忧伤的人常常或是因为不确定自己是否最终会得蒙上帝的拯救而犹豫怀疑，或是因为不确信自己是否在蒙拣选和呼召者之列，进而在抵达天堂前得蒙上帝的保守和看顾。在内心深处他们迫切地渴望得到上帝在基督里对他们过往罪恶的赦免，同时他们也盼望着在当下和未来能够靠主活出敬虔的生命。对于这样的人，牧者所能给予最大的帮助，莫过于让他们分辨并欣然接纳上帝已在他们身上带来的转变，并坚固他们的心志，无论遭遇何等艰难险阻，都要将这种转变持续地活出来。

有关虚假的信仰，清教徒牧者大体将其定义为一切外在虚伪行为与迷信观念的混杂，这样的信仰不可能带来基督所成就的那种个人与上帝之间信心的连结，也不可能带来圣灵的内住，以及他在信徒生命中成就的重生和更新。尽管如此，当年清教徒一谈起虚假的信仰，通常仍是把矛头指向自己所理解的罗马天主教，将其作为负面的典型。用他们的话来说，当时英国乡村的许多底层民众仍被天主教的陋习所禁锢，因此我们不应惊讶，反天主教经常成为清教徒牧者以及当时其他英国教牧人员所共同发出的强音只是清教徒牧者批评的声音更大。不管是对是错，清教徒大体上将天主教视为以靠好行为称义为准则，并因此对其竭力排斥。如同当日的马丁·路德，他们认为靠行为称义是堕落人类的自然宗教，每个渴慕主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人都会对其轻视远离。（节选自作者著《清教徒肖像——论清教徒典范牧者与教牧经典》P25-30，孙为鯨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 家庭祭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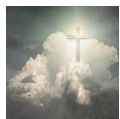
世界告诉我们，孩子的成功取决于我们的成功。世界根本不知道，神有能力使用我们的失败，把它们转化为祝福。“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因此，尽管我们渴望成为把孩子放入神怜悯怀抱的人，尽管我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屡屡绊倒，耶稣有力量把我们扶起来，一路搀拉着我们走。父母也是软弱的，但耶稣是强大的。他要祝福那些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人，没有人能阻碍他的旨意，你也不能。

——选自[美]伊利斯·菲茨帕特里克、杰西卡·汤普森著《给他们恩典》

## 灵·修·佳·作

# 不要灰心



司布真

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赛 54:1

我们虽为基督结了一些果子，也因我们是“耶和華所栽的”而得着喜乐的盼望，但我们有时仍感到贫乏，好像不怀孕不生养的人。祷告没有生气，爱心冷淡，信心软弱，神的恩典在我们心中既憔悴又枯萎，像在炎日下的花朵，需要清新的甘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段经文正是对我们说的：“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但我能唱什么呢？现今既乏善可陈，过去也充满了荒芜。可是，我能为耶稣歌唱！我能提到救赎主过去的眷顾，即使不是如此，我也要歌颂他的大爱，因他为了爱自己的儿女，从高天降下来救赎他们。我要再回到他的十字架下。我的心啊！来吧！虽然你背负重担，但你却能卸下重担。再回到加略山，那赐你生命的古旧十架，能使你多结果子。我的“不怀孕、不生养”，代表什么呢？它表明我可以从神领受结果子的能力。我的荒芜又有什么意义呢？它衬托出神永恒的爱。我要带着我的贫穷和无助、羞耻和退后的本相到他那里去，我要告诉他，我仍是他的儿女，信赖他的信实，虽然我“不怀孕、不生养”，我仍要歌唱，且要大声欢呼。

信徒啊！你当歌唱，因为他要使你的心和一切干枯的灵欢欣喜乐。要继续歌唱，因为你现在虽然为“不生养”羞愧，不久你要多结果子。如今你因不结果子感到厌倦，不久他将赐给你累累的果实。不结果子是相当痛苦的经历，但主来就近你，是何等喜乐的事啊！贫穷的感觉驱使我们来到基督面前，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我们在祂里面才能找到果子。（节选自作者著《静夜亮光》P241，刘逾瀚译，群言出版社，标题另加。）

## 西/敏/小/要/理/问/答

87 问：什么是“悔改得生命”？

答：“悔改得生命”是拯救的恩典，藉此罪人真正觉悟己罪。领悟神在基督里的怜悯，就忧伤恨恶己罪，转离罪恶归向神，并全心全意竭力顺从神。

注解：“悔改”被称为“信心的眼泪”，这是源自对罪的真实认识，与对神赦罪之慈爱的清楚体会。“悔改”包含两部分：（1）转离罪恶的道路，真心痛悔；（2）转向神，迫切盼望爱他与服事他。这里说“悔改得生命”，因为“悔改”导致永生。

经文：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

（诗 119:59）



## 蒙恩之道

# 清教徒的事奉



巴刻

清教徒传统对待信仰的态度极为严谨，这一点我们从理查德·罗杰斯给一位贵族领主的回信中就能得见。这位领主抱怨理查德在信仰上太过严谨，对此理查德回复道：“哦，先生，我所事奉的就是一位严谨的上帝。”很多清教徒，无论是平信徒还是教牧人员，都有记录日志的习惯，他们此举的目的就是要锻炼自己内在的诚实，在属灵的事上不自欺，以及与上帝亲密同行。清教徒牧者对于自己的呼召也极为看重，威廉·帕金斯书桌前就有块装饰牌，其上刻着“你是上帝话语的仆人，留心你所做的”，这实在可以成为他们严肃对待上帝呼召的写照。此外，清教徒牧者在履行牧养教会成员的责任方面，可以说是最纯粹的务实主义者。他们以引导每个成员因信在基督里得蒙拯救作为自己的目标，并据此来制定自己在教区的牧养策略。清教徒牧者会把福音宣讲放在他们事工的首位，因为他们深信上帝在他的计划中主要是以福音的宣讲作为施恩的渠道，进而拯救灵魂。宣讲服侍之外，仍有另外两项工作为其有力的支撑，一项是教理问答，另一项是教牧辅导。两者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拓展了教会讲台的影响。

教理问答在清教徒牧者看来是一门特殊的课程，它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教导信徒最基本的基督教信条。十六、十七世纪所有新教教会的领袖都一致认同对信徒进行从儿童到成人的教理问答训练，视其为教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深信它是教会得以延续下去的基础。当时所有教理问答的要点，都集中在使徒信经所传达的教义、十诫所显明的责任以及主祷文所反映的祈祷规范上。在英国国教《公祷书》中就有一份儿童教理问答，它要求牧师与孩童的父母以及教父母一同教导孩童，而孩童也只有在掌握了教理问答之后，才有资格受坚信礼、领圣餐。此外，为了让少年人和成年人更深入地在基本信仰要理和信仰生活上长进，英国国教还在 1570 年之后采用了由亚历山大·诺维尔编写的大、小教理问答，作为半官方性质的文本。除了这些材料以外，清教徒牧者还自行编写了许多合乎正统的教理问答，表明他们视正确完备的教理问答何等必要和重要。因为在清教徒看来，信心正是建立在对一系列真理的认识之上，即有关上帝属性、耶稣基督位格以及福音本质的知识。教理问答的目的是在信徒心中打下了信仰的认知基础，为他们走上信心生活铺平了道路。

另一项可以用现代词汇“辅导”来描述的清教徒事工，是牧师与信徒一对一的协谈。清教徒将此事工描述为“安慰那些受伤的灵魂”。他们将此事工类比为医生对患者所作的医治：诊断出问题所在，并为那

需要医治的人提供康复的方案。为了完成这样的工作，牧师需要对属灵的病理学有深入的研究，要了解导致一个人灵魂疾病的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为此，牧师需要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属灵健康的要素。清教徒牧者从新约圣经的教导中提炼出了属灵健康的要素：借着善行所彰显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信心、盼望和爱心；内在的确信、平安与喜乐；发自内心、恒久不变的感恩与赞美；对上帝国度与荣耀的渴慕，以及随之而来忠心且大能的服侍。与属灵健康相对的属灵疾病则呈现出：怀疑、灰心、恐惧、怨恨、冷漠，以及令自己深陷试探、无法自拔的痛苦；缺乏勇气、毅力与热诚；骄傲、色欲、贪婪、苦毒、不满、自私、自怜、摇摆不定与自我放纵等类的症状。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各式抑郁大致等同于清教徒时代所说的忧郁，它们的出现要么直接源于其他原因，要么是其他原因与上述属灵疾病共同导致。

清教徒牧者之所以能够让那些在灵里经受不安与痛苦的人恢复平安、盼望和喜乐，并能重新得力、服侍基督，其根源首先在于他们对人内心的愁苦有着深入的体察和认知。无论这样的问题表现在肉体或精神的层面，还是反映在人神关系的属灵层面，清教徒牧者总能准确地找到症结。其次，在于他们对人性的完全堕落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因此深知任何人都无法通过自身的义行实现自我救赎，而是唯有倚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白白赐下的恩典。因为唯独倚靠基督的死，我们的罪债才能被涂抹，并且唯独倚靠基督复活的大能，罪人才能胜过自己生命中罪恶的权势。第三，在于清教徒牧者对于上帝的作为有着深刻的洞察：上帝在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恢复了我们里面上帝的形象。与此同时，清教徒牧者看明魔鬼撒但的伎俩，它所要做的就是千方百计来拦阻我们亲近上帝、以上帝为乐，并企图永远切断我们与上帝的联系。第四，在于清教徒牧者对于真假信仰的判断十分准确到位，而当时的英国信徒正面对着良莠不齐的信仰格局。清教徒牧者深信是上帝将服侍信众的责任交托了自己，是上帝亲自呼召他们去帮助那些处在软弱艰难中的灵魂脱离撒但的辖制，胜过诱惑；帮助他们即使在困难的处境中承受各样的压力和艰难，却始终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为了让那些被捆绑的灵魂重新恢复属灵生命的活力，清教徒牧者通常采用一个基本的方案：找出软弱信徒生命中那些不信和抵挡上帝的意念，并帮助他们加以弃绝；鼓励他们更多参与团契生活，与众肢体一同赞美主；避免个人的自闭与离群索居；常常回想上帝在圣经中的应许。清教徒牧者在属灵医治方面如同技艺精湛的医生，会根据软弱信徒特定的问题来改变自己辅导的策略。在这方面理查德·格林汉姆是名副其实的开创者和权威，他的经验、方法和成功率足以使他成为那整整一代辅导型清教徒牧者中的楷模。

对于之前列举的清教徒牧者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第三、第四项原因，下面还要再做 **下接第③版**